



第六期

“我的怀念”征文继续开展，征集的文章将择优在每周五《聊城周读》刊登，文章体裁不限，必须原创，字数1000字以内。来文请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方式、缅怀故人的姓名、故去年份。可将作品发送到邮箱 weilive@126.com。也可将手稿或打印稿直接邮寄或送到本报编辑部，地址为兴华路西路93号，齐鲁晚报《今日聊城》编辑部。邮编252000。

初夏，她离开我们

回看姥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，她经历了民国时期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，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解放，经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。

□荣儿

姥姥是2009年6月初去世的，享年94岁。当我们接到舅舅的通知赶到姥姥家时，她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舅舅说姥姥是睡过去的，没有痛苦。握着姥姥那拉扯我们长大的手，已经冰凉；望着她那慈祥的双眸，已经紧闭，那么安详，任凭我们怎么呼唤，她也不再睁开。那一刻，我心中的钝痛宛如刀割一般，那是我这半生最悲痛的时刻。

转眼姥姥去世已近三年，三年来，我常常为失去那么一位可尊可敬的老人而悲伤，每每想起她的音容笑貌，绵绵思虑便涌上心头。

姥姥出生于19世纪初鲁西平原的一个贫穷回族家庭里，年轻时的她，个头高挑，乌黑的长发，美丽的眼睛，有着一双灵巧的手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聪明贤惠女子。姥姥19岁嫁给了姥爷，后来就有了四个舅舅和母亲。姥姥生性善良，通情达理，勤劳干练，无论是针线活还是庄稼活样样在行，今天买的布明天就能做成衣服给孩子们穿上，儿孙们都是穿姥姥亲手缝制的衣服长大的。

和姥姥的感情深是因为我兄弟三人都是她带大的。

姥姥是个善良的人。记得在姥姥家住时，正值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，姥姥村里也不例外，去了十几个知识青年，因当时知识青年居住的房屋还没有建好，便将他们分到几户觉悟高、党性强的贫农家中，姥姥家分了3名，在当时居住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，姥姥为他们腾房子，铺被褥，做针线，缝缝补补，并且一日三餐



尽可能的变换着，好吃的都给他们。我至今记得一个叫洪哥的知情说的一句话：“奶奶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了您。”

姥姥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。记得在姥姥家住时，经常有人找姥姥帮忙剪衣服、要鞋样、插花、绣字，有时我睡醒一觉，看见姥姥还在煤油灯下，带着老花镜披着大棉袄缝衣服，我睡眼朦胧地问姥姥怎么还不睡觉，姥姥说，这是你四姥姥家的小姨出嫁要穿的棉衣，要赶紧做出来，不能耽误她的事。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热心肠的人。村里谁家娶媳妇有喜事，都会找姥姥剪上几幅窗花，经她的手左右上下一剪，各种花卉、动物栩栩如生，各种样式的喜字、福字洋溢着喜庆，贴在家中平添了几分喜气和热闹。我到现在还十分后悔，没跟姥姥学剪窗花。

姥姥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。我记得小时候听姥姥讲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日本鬼子侵占了鲁西平原，其中有一小分队驻扎在姥姥村中，他们需要一名洗衣做饭的仆人，当时，伪村长让姥姥去给他们做饭，但是姥姥就是装病也不给鬼子做饭。姥姥很深明大义。在全国解放前夕，解放军的大部队南下参加淮海战役，需要老百姓的大

力支持，当时，姥姥听到组织动员，二话没说，将家中的门板和能用到战场上的物品全部捐献出去，并让年仅十几岁的大舅参加了支援前线小分队。

姥姥是一个勇敢坚强的人。姥姥生于上世纪初，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相当严重，女孩长到三、四岁时就要被裹脚。姥姥也不例外被裹了脚，可是不知为何，姥姥的脚只要裹一次，就红肿发炎，疼痛难忍，裹了几次都没成功。怎么办？不裹了，怕别人笑话，长大了嫁不出去。姥姥对太姥说，我不怕难看，不裹了。但脚已经变了形，虽脚趾卷曲着，而脚板的生长没受到影响，一直长到穿38码的鞋，就这样，姥姥靠着一双难看的大脚板，走过近一个世纪的路，一条漫长而不平坦的路。

姥爷在五十年代初，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病去世，姥爷的去世给这个本来贫穷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困苦，给姥姥羸弱的双肩压上了一副重重的担子。当时，小舅只有1岁多，望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姥姥擦干眼泪，强忍着悲痛，挺起腰板，顽强地承受着这一切。地里、家里、洗衣、做饭，繁重的家庭负担没有压垮姥

姥，反而使姥姥更加坚强，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，姥姥还坚持让儿女们上学读书，在姥姥的教诲下，儿女们很是争气，毕业后有的参加了工作，有的留在农村，并且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担任了一定的职务，成为人民的公仆，小舅则光荣地参了军，入党、提干成为一名解放军干部。孙辈们在长辈的感召和教诲下，也都积极上进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，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姥姥为有这样的儿孙而自豪，我为有这样的姥姥而骄傲。

回看姥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，她经历了民国时期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，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解放，经受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。同时，她也分享了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果，姥姥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艰苦磨难，造就了她坚强和乐观的性格。我难以想象姥姥这94年的风雨历程，有多少酸甜苦辣在心中，又走过怎样的坎坷和颠簸。但从记事起所感受到的姥姥的宽广胸怀和深明大义、助人为乐和坚强勇敢的思想品德却影响着我，教诲着我，使我受益终生，我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，一名自觉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级干部。

书写到此，心中释然。许久的思念，此刻化作一种力量，好好地活着，为着姥姥生命的延续，为着心中的那份信念……

二姑夫，您的笑容是否依然灿烂

□薛洪刚

“二姑夫”是我妻子姑姑的丈夫，与我在血缘、亲情关系上还远一层，但在心里，我一直觉得他是与我上辈子有缘的人，而且缘分不浅。因为在在他离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夜深人静时，我脑海中总能浮现他那灿烂的笑容……这是一种亲人对亲人难以割舍的牵挂。

2006年春节前，我和妻子刚结婚，按照老家的习俗，妻子的二姑家离我家比较近，便邀请妻子去她家吃顿饭。就在妻子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时，二姑夫打来了电话：“叫洪刚一起来……”二姑夫语气真诚得让人不忍心再拒绝。

到了二姑夫家一看，他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。见到我，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贵客来了，快，屋里坐！”顿时，让我一下子没有了拘束感。过了一会，饭菜上了满满一桌。酒桌上，二姑夫与我谈得很是投机。得知我在部队上干宣传工作时，更是连连称赞：“小秀才啊，哪天也要给我写篇文章，我这辈子好多故事呢！”按说，我第一次到长辈家作客，应该少说话、少喝酒，但和二姑夫聊天中，不知不觉我忘记了自己“新亲戚”的身份，酒一杯杯下肚，不知不觉就喝多了。

此后，我成了二姑夫家的常客。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，但是聊起历史趣闻、国际局势分析的头头是道，而且带有自己的幽默表达方式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在十里八乡，二姑夫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年轻时，学过中医，当了十几年的赤脚医生；后来，乡镇中学师资力量缺乏，又当了十几年的代课老师；再后来，又干了乡村厨师，谁家有红白喜事，他经常帮忙掌勺……

正当二姑夫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，淋巴癌复发了。二姑整天哭得像个泪人，二姑夫却像正常人一样，还经常自我安慰：“没事，三个儿子工资都不低，又都孝顺。上次治疗后，不是管用了好几年嘛，这次肯定也没事。”其实，谁都明白，他这是宽慰大家的心。

病魔无情地折磨着二姑夫的身体，死神也一步步靠近。2008年12月28日，我和二姑夫的三儿子正在聊城市区准备年货，他一个劲地说：“我今天不对劲，眼皮总是跳，心里感觉不太对……”三表哥一直催促我抓紧时间。也许真是心灵感应。一会儿，大表哥就打来了电话说，二姑夫的病情突然加重，神智不清……

我们已无心再采购的年货，急忙驾车匆匆回去。到家时，门口已经围满了乡亲，不少人眼眶内都含着泪水。谁都知道，人没有死，是不能哭的。乡亲们的眼泪是为二姑夫的痛苦而流的。

大年三十的下午，在医院里稍有好转的二姑夫坚持出院回家，他说：“我住院，你们过年都过不好。回家过个团圆年……”此后，便昏迷过去。大年初三，我和妻子去二姑家拜年。我特意来到二姑夫床前：“姑夫，我是小刚，来给您拜年了，听见了吗？”病床上的二姑夫努力挣扎着睁开眼睛，嘴张了张，却没有说出话来，随后又奋力将右手抬了抬，示意我坐下。一会儿，他不知是昏迷还是睡着了。我走时，又大声说：“姑夫，你睡会吧，我走了……”这时，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，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了下来……

三天后，二姑夫嘴角露着灿烂的笑容驾鹤西去。出殡那天，我特意从聊城买了几个响亮的“二踢脚”，为二姑夫上路开道。

在他骨灰下葬的那一刻，我哭得死去活来，最终被几个人硬拉起来，擦拭眼泪时，我听见别人说：“这不是他侄女婿吗？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！”

二姑夫，他们不知道啊！虽然咱爷俩认识只有短短的两年多时间，但谁能说我们感情不深呢？您让我给您写篇文章，我没有想到，写的却是我纪念您的文章。您可知，写这篇文章时，侄女婿电脑的键盘多次被泪水打湿……

陪外公走过最后的历程

外公发丧那天，舅妈把他的衣服都烧了，衣服被点燃的那一刻，我放声大哭，那是我给外公洗的衣服，他还没来得及穿。是的，以后这些衣服他再也不能穿；再去外公家时，他再也不会给我们买好吃的了；房间里的那个沙发还在，但他再也不会坐在那里看我们聊天了。

□邹俊美

去年端午节放假回家，母亲说外公身体不好，不怎么吃饭，脸有些肿。带着几分忐忑，第二天我跟母亲去了外公家。外公看起来很没有精神。一看我们去了，他像往常一样出去给我们买好吃的，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聊天，老人家耳朵有点背，根本听不清我们在聊什么，但是他每次都会坐在那里看我说说笑笑，有时候他也会插几句话，但大多数时间是自己泡茶喝茶。

冬天的衣服厚不好洗，外婆都洗不了，那次我给外公洗了很多冬衣，我一边洗，心里一边默念一定要让外公穿上我给他洗的衣服。

母亲带着外公去医院做了检查，我回了单位工作，给母亲打电话，她说外公没啥事，我一听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。

突然有一天母亲给我打电话，我听她声音有些不对劲，感觉像是刚哭过，她说让我把给外公照的大头照扩印一张，我开始怀疑，立马声音变得酥软，在我的再三逼问下，母亲最终告诉我，外公得的是肺癌，已经是晚期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呆住了，电话里我跟母亲都哭了。怕外婆知道外公的病情受不了，母亲姊妹几个商量好隐瞒外公的病情，我可能是几个孩子里第一个知道的。

医生说，回家养着吧，癌细胞

已经转移到了骨骼，最多能撑一个月。考虑到家里没有学医的，万一出什么问题会手忙脚乱，舅舅决定在医院包个单间。

我请假去看外公，那是外公住院来我第一次看到他，他的脸肿得很厉害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身上只盖着被单，露着的胸口前插着几根管子，一瓶液体通过输液管不断地输入他的体内。几天前见外公，他还能走，现在变成这样，我的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，强忍着抽泣的声音，趴到姥爷耳朵前跟他说：“您来了”，外公看了我一眼，又把头转向一边，可能不愿对视我含着泪水的眼睛。

舅和表哥在照顾他，姥爷脾气特别倔，一辈子没吃过药，医生开的药他从来不吃，舅劝他吃他还会发火。我去之前他刚跟舅舅发了火。舅看我去了，就让我劝劝他，没想到我一劝，外公竟吃了药，我请了几天假，在医院照顾外公。后来因为工作忙，我就回去工作了，回去后我的心情总是很乱，工作也有点心不在焉，我每天都打电话问外公的情况，终于到了周末，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去看外公，这次外公的脸竟然没那么肿了，脸也有了血色。外公一辈子要强，在县城的建筑公司做了一辈子木工，他做的家具美观又坚固，至今家里还有他给母亲做的嫁妆，靠着这个

医生给姥爷输上血液，舅跟

外公最后一眼，害怕外婆会埋怨，也怕她看到外公的情况会受不了，最后大家决定先不让外婆来。这时外公的呼吸更加急促，瞳孔开始放大，医生不断地按压外公的胸部，生命检测器上的线一会变成直的，一会又开始波动，小舅坐在检测器前，默默掉眼泪，母亲也站在外公的病床前呼喊着他，但不管儿孙们多么不舍得，生命检测器上最终还是变成了直线。晚上8点左右，外公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走完了他81岁的生命历程。

外公发丧那天，舅妈把他的衣服都烧了，衣服被点燃的那一刻，我放声大哭，那是我给外公洗的衣服，他还没来得及穿。是的，以后这些衣服他再也穿不了了；再去外公家时，他再也不会给我们买好吃的了；房间里的那个沙发还在，但他再也不会坐在那里看我们聊天了。

转眼外公去世快一年了，偶尔和母亲说起外公，她总是掉眼泪，她说，外公从查出得病到去世不到一个月，这一个月里，外公受尽了病痛的折磨，临死他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，她每次做梦都是外公躺在病床上时的模样，她总觉得亏欠外公很多。每每听到这些我都心如刀绞，相信外公在天之灵一定会理解儿孙们的苦心。